



中华文明的回响④

天性为壤,文明为花



真正的文明,从来不是压抑天性,而是唤醒天性中最亮的部分。视觉中国供图



文明,是人类在时间长河中刻下的精神图腾,是跨越山海、穿透岁月的共同回响。

但当人类步入气候危机、族群隔阂、意义迷失的共同困境,东西方文明该如何彼此照亮?

为了寻找这个答案,记者对话牛津大学教授哈维·怀特豪斯——这位深耕巴布亚新几内亚田野、以跨学科视野破解人性与文明密码的思想者,在新作《文明的遗产:现代世界的演化起源》(以下简称《文明的遗产》)中提出颠覆性洞见:从众性、宗教性、部落性,是文明的基石,亦是困境的源头。这与中华文明“从善如流”“敬天法祖”“家国天下”的古老智慧,形成跨越时空的深刻呼应。东西方文明虽路径各异,却在人性深处抵达共识:文明的终极使命,是唤醒天性中的良善,成就人类命运与共的未来。

本报记者 王一

天性文明 爱憎交织的永恒命题

读书周刊:今天的我们身处流量、算法与消费塑造的时代,看似生活方式日新月异,却依然在跟从大众、寻找信仰、归属群体。您在书中提出,人性深处的从众性、宗教性、部落性三大本能,决定了文明的起源。这种亘古不变的人性,与中华文明强调的“修身、和合、大同”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。在您看来,东西方文明在应对人性本能时,究竟有着怎样的共通与回响?

哈维·怀特豪斯:东西方文明的起点不同,但对人性的理解却惊人一致,从众性、宗教性、部落性是类共通的底层本能,既能成就文明,也能制造冲突。中华文明用礼序引导从众、用敬德安顿信仰、用天下扩容部落,恰恰是对人性最成熟、最长久的回应。

从众性是类与生俱来的、模仿身边他人行为的倾向。时尚的传播依靠的是从众性,而我们珍视的习俗、信仰与仪式,同样是通过这种方式被习得和传承的。童年时期,我们会不自觉地吸收所处的文化体系,对自己认同的传统心生自豪,并渴望将其传递给下一代。这种倾向的价值不言而喻,它让我们得以储存祖先的知识、智慧与文化成就,成为文明传承的载体。纵观人类历史,从众性推动着社会不断壮大、走向繁荣,但如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,我们是否还在以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方式,运用着从众性的力量。

宗教性并非单指宗教,还包括世

界各地的民间习俗。超自然存在的观念帮助人类构建起更庞大、更稳固的社会,但也带来了数不清的问题,尤其是当不同群体的神圣价值观发生冲突时,矛盾便会被无限放大。

部落性会带来忠诚与牺牲,也带来对立与仇恨。人们常说,解决冲突需要压制人类天生的部落性,但在《文明的遗产》中,我提出了相反的观点:实现和平最有效的路径,并非弱化部落性,而是强化它,关键在于将我们的群体归属感升级,让其包容那些我们传统意义上视为对手和敌人的群体,这也是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。

读书周刊:您用“花园”隐喻人类社会——天性是肆意生长的“野草”,文明是人工栽培的“植物”。当下社会,“回归传统”“反内卷”成为潮流,很多人试图挣脱现代文明的束缚,追寻更本真的生活状态。这是不是天性“野草”的反弹?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,人类究竟该如何平衡天性的自由与文明的规制?

哈维·怀特豪斯:这不是反弹,而是人性与文明失衡后的自我调节。我用“野草”比喻部分天性与流行文化,因为它们极易传播、无需培育。从认知科学看,流行歌曲比先锋爵士更洗脑,鬼怪传说比复杂神学更好记,因为它们符合“最低反直觉”原则:轻微违背常识、足够吸睛、易记,却不令人困惑。建制宗教像精心打理的园林,民间信仰、流行文化、网络迷因则像风吹来的野草,难以根除。

我们要明白:不是所有野草都有害,也不是所有栽培植物都完美。流行歌可带来快乐;宗教直觉可能被利用。“回归传统”是对过度商业化的反抗,“反内卷”是对盲目竞争的逃离,都是天性对意义与归属的渴求。

平衡的核心不是除草,而是园艺

思维:保留天性的生机,用文明智慧引导方向。这正是中华文明“天人合一”“道法自然”的精髓:不压抑天性,不放纵欲望,追求天性与规制、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。文明不是天性的枷锁,而是守护者与引路人。

读书周刊:“人性难移”是流传千年的共识,您却主张“以天性破解现代难题”,这一观点极具启发性。这是否意味着,人类无需强行压抑本能,只需顺应天性,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?

哈维·怀特豪斯:我认同“人性难移”这一说法,但面对人性,我们可以明智地利用,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滥用。比如我之前提到的部落性,它可能驱使我们陷入战争,但如果我们学会将对群体的归属感放大,或许就能利用这一本能,弥合群体之间的分歧。

我们不必压抑忠诚与归属,只需将这种本能扩容升级:从家庭到社群,从国家到人类,从狭隘部落忠诚升华为人类命运担当。

现实之困 人性的现代“副作用”

读书周刊:当下社会,“跟风”成为常态:网购追爆款、旅行打卡网红地、消费追随潮流趋势,无论线上线下,从众行为无处不在。普通人在信息爆炸、潮流更迭的环境中,如何清晰区分“理性从众”与“被收割利用”?

哈维·怀特豪斯:判断标准很简单:谁真正获益。若从众服务于个体成长、社群公共利益、凝聚向善力量,就是理性从众;若只让资本与广告商获利,损害身心、消耗资源、破坏环境,就是被利用。奢侈品跟风、无意义潮流攀比、有害亚文化裹挟,都是典型。

从众这个行为本身是中性的,甚至极具建设性。全球主流宗教都倡导守护地球,这种从众完全可转化为环保与和平力量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,保持清醒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。我们不必刻意对抗潮流,但要学会审视潮流背后的逻辑。当一种行为不再带来内心安宁与公共价值,反而让人焦虑、空虚、负债,便是被本能与资本双重裹挟的信号。

读书周刊:您提到,广告、社交媒体正在深度利用人类的宗教性,品牌拟人化、网红崇拜等成为现代潮流。这种“现代新信仰”,会给个体与社会带来哪些潜在危害?

哈维·怀特豪斯:人类天生偏爱拟人形象、象征符号与神圣叙事。如果您观察世界各地城市公路旁的广告牌,会发现各式各样的商品都被赋予了人的特质——带着可爱表情的碳酸饮料,长着手脚的便捷小家电,还有指引人们进入比价网站的木偶,甚至我们眼前的汽车,尾灯也被设计成人类眼睛的模样,能传递出不同的情绪和神态。古代神祇雕像与现代拟人品牌,本质都是易传播的“最低反直觉”符号。

区别在于:古代偶像服务于道德与秩序,现代偶像服务于利润。消费变朝圣,身份焦虑、物质依赖、环境透支随之而来,只带来短暂满足与长久空虚。

当意义被商品取代,信仰被流量定义,人就容易陷入精神漂泊。我们应该把心灵安顿在更高远的价值之上,而非短暂的感官刺激。这正是现代人重建精神世界的重要资源。

读书周刊:您在书中指出,部落性曾推动人类文明扩张、群体生存,但在现代社会,战争与群体对立只能带来毁灭。那么,这种源于人性的“群体对立”行为,是否已经成了不合时宜的“旧本能”,在现代社会失去了存在的价值?

哈维·怀特豪斯:部落性并不过时,有害的是狭隘的部落观。爱自己的群体,不等于仇恨他人。家庭是最常见的身份融合载体,爱家人不会让你恨邻居。扩大到国家、民族亦然:热爱自身文化传统,完全可以尊重其他文明。

身份融合只有在群体受威胁时才变得极端排外。只要消除威胁感知,部落性完全可以导向和平、包容与合作。它能凝聚社会、激发担当、促成信任,这对现代社会来说不可或缺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部落性,而是升级部落性:从小群体忠诚,走向人类大同。

打破边界,视人类为一体;以和平包容处理关系,反对暴力对立。这与我提出的“超级部落”完全契合,是化解冲突、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。

真正的文明,不是消灭差异,而是在差异中看见共通;不是消解归属,而是把小归属连成大归属,让每一份热爱与忠诚,都成为守护人类共同未来的力量。

破局之路 以文明照亮未来

读书周刊:如今,气候危机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,全球都在倡导低碳、环保、可持续生活,但多数人依然难以改变浪费、过度消费的习惯。您认为,如何利用人类的从众性,让低碳生活从“少数人倡导”变成“全社会共识”?

哈维·怀特豪斯:从众的核心是集体习惯,而习惯可以快速重塑。英国室内禁烟令、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,都证明集体从众能迅速改变行为。低碳生活同样可行:政策约束+社会激励+潮流引导,让绿色出行、简约消费、垃圾分类变成主流风尚,变成身份认同的一部分,从众本能就会推动人人跟随。世界各地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:斯德哥尔摩的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有机食品 and 环保服装,阿姆斯特丹打造了循环经济体系,赫尔辛基的共享单车系统取得了巨大成功,哥斯达黎加、新西兰等国家则致力于发展可持续旅游。这些例子都证明,利用从众性推动低碳生活,是完全可以实现的。

生态问题本质是人性问题。过度索

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,它来自共同的记忆、共同的困境、共同的希望。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,人类共享一片天空、一个未来,隔阂就会消融,对立就会化解,文明的光芒就能照亮每一个角落。

人性之思 东西方智慧的共鸣

读书周刊:您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原住民部落生活了两年,这段经历被称为您学术生涯的起点。在与完全不同的原始族群相处中,是否有某个瞬间,让您顿悟“人性是普遍的,无论文化、地域、时代,人类的底层本能完全相通”?

哈维·怀特豪斯: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,有很多瞬间,我都被人类心理的普遍性所震撼,而这种共通的人性,正是不同文明彼此理解、相互共鸣的根基。

有一个瞬间,那是一场席卷热带雨林的特大暴雨,狂风和暴雨撕扯着村庄议事厅的草顶,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,努力让火保持燃烧。我所在的这个社群,没有电和煤气取暖,房屋也没有窗户阻挡狂风,他们用从周围森林中收集的木材和茅草搭建房屋,依靠菜园里的块茎作物,以及从林中捕猎的野味为生。暴雨之中,人们无法外出打猎或采集食物,为了鼓舞士气,大家开始讲述关于热带风暴的故事。

突然,有人提起了一场袭击澳大利亚的飓风。澳大利亚人的房屋被摧毁的故事,早已传遍了这里。让我感到震惊的是,我所在的社群,以及热带雨林中数百个类似的社群,在听说澳大利亚的“兄弟姐妹”遭遇苦难后,感到无比痛心,于是决定将售卖经济作物积攒的大部分钱财捐献出来,帮助风暴受害者重建家园。

他们似乎并不知道,他们那些澳大利亚邻居,大多有保险,当地的应急服务也有足够的力量,帮助他们应对这场灾难。或许,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。在他们的话语中,澳大利亚人就像家人一样,而家人有难,便应伸出援手,这就是家庭的意义。

那一刻我确信:家庭是可扩容的概念,亲情是可延伸的本能。原始部落与现代都市,信仰不同,生活迥异,但人性相通:爱家人、忠群体、怜苦难、助他人。这是文明互鉴的根基,也是我毕生研究想要证明的真理。

无论技术如何进步,文化如何变迁,人性最深处需求从未改变:被爱、被接纳、有归属、有尊严、有意义。这是文明得以延续的秘密,也是东西方文明能够彼此理解、彼此照亮的根本原因。

读书周刊:您的研究横跨人类学、认知科学、神经科学、心理学等多个领域,被称为“跨学科典范”。在数十年的研究中,您是否有过“颠覆常识、违背预期”的重大发现?这些发现,如何改变了您对人性的认知?

哈维·怀特豪斯:儿童从众实验完全颠覆了我的预期。我们让儿童模仿两类行为:一类有明确目标(把东西放进盒子),一类完全无意义、无目的。按常识,孩子更应模仿有用行为,结果恰恰相反:孩子更认真、更精准地模仿无意义行为。

我们得出结论:孩子把无意义重复视为仪式、规范、传统。当他们感受到被排斥的风险,模仿会更严格。这彻底改写了我对从众的理解:从众不是懒惰,不是盲目,而是人类寻求归属、融入群体的根本方式。仪式、传统、文化、习俗,都源于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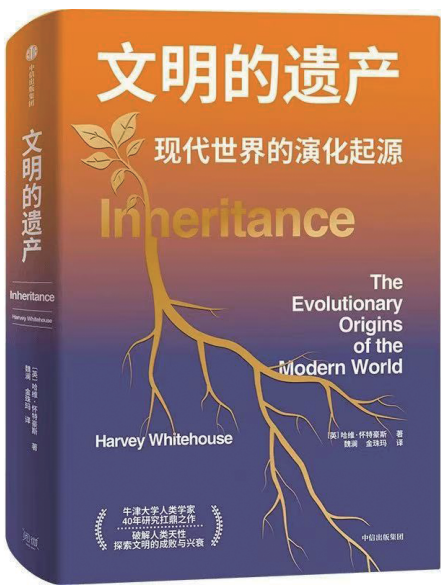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不是外在强加的束缚,而是内心深处对归属的渴望;传统不是陈旧的包袱,而是一代代确认身份、凝聚情感的精神纽带。

读书周刊:您曾担任BBC纪录片《非凡仪式》的顾问,走遍全球记录各种古老仪式。在现代生活、刷手机、网购、打卡等行为,成为隐形的“日常仪式”。您如何看待这些现代仪式?哪些仪式是有害的?我们应该主动戒掉?

哈维·怀特豪斯:现代隐形仪式,仍是三大天性的外化:刷手机是从众与信仰,网购是从众与消费,打卡是部落性与身份认同。载体不同,人性内核一致。它们可联结他人,也可加剧对立;可满足生活,也可造成浪费;可记录生活,也可引发虚荣焦虑。

我不主张彻底戒掉,而是引导方向:让手机推送促进跨群体共情,让购物转向环保与慈善,让打卡回归热爱而非攀比。

从古仪式到现代生活,人性从未改变,改变的只是表达形式。真正的文明,从来不是压抑天性,而是唤醒天性中最亮的部分,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归属中不迷失,在传统中见未来,在方寸之间,心怀天下。



《文明的遗产:现代世界的演化起源》[英]哈维·怀特豪斯 著 魏澜 金珠玛 译 中信出版集团